

旅游与中国文化

沈祖祥 主编



旅游教育出版社

旅游与中国文化

旅游教育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68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旅游与中国文化 / 沈祖祥编著。 — 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4.2
ISBN 7-5637-0514-7

I. 旅… II. 沈… III. 旅游—文化—中国 IV. F5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0073 号

旅游与中国文化

沈祖祥 主编

旅游教育出版社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内)

中国科学文化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 210千字
1995年1月第1版 199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定价：9.20元
ISBN 7-5637-0514-7/G·204

●写在卷首

沈祖祥

生活在中国，成长于现代，以下的箴言，是理应熟知而拳服膺的：“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王充《论衡·谢短篇》）但不幸的是，近年来，某些不正常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地困惑着人们的良知。新思潮、新思维本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但不知为什么，伴随而来的却是对传统文化的轻视和否定。五千年古国的中华文化，在决非少数人的心目中越来越淡漠了。史学界这样，旅游学界也是这样。旅游理论的贫乏，旅游形式的单一，旅游资源开发的拾人牙慧，乃至整个旅游业的步履维艰，无一不是这种不正常现象所直接造成的恶性循环苦果的一个具体象征。

中国的旅游事业要振兴，要发展，要走向世界，出路何在？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弘扬中国旅游的民族文化精神，建立中国独特的旅游理论体系，走中国民族文化特色的旅游道路。这早已是中外旅游界有识之士的一种共识。但囿于我国的旅游业起步较晚，旅游理论远远落步于旅游实践。因此，这种共识在相当程度上，一时还无法付诸现实。旅游书籍汗牛充栋，旅游文章连篇累牍，但有关旅游理论、旅游文化的研究却寥若晨星，而且不是奢谈旅游，就是纯粹谈中国文化，仅此而已。

正是出于这样一些忧虑，我们萌发了编写《旅游与中国文化》一书的愿望：以我们微薄的学识与能力，从发掘中华五千年旅游文化着眼，通过对中华文化诸方面旅游意蕴的典型分

析，揭示中国旅游资源的民族性特点，发挥我国旅游资源的文化传统优势。

中国旅游传统文化背景深刻，它可以同一切领域结合，如历史的、文学的、社会的、哲学的、经济的、宗教的、艺术的，等等。一般来说，中国传统旅游与旅游资源，注重内涵的深刻，形式变化较小；丰富的变化形式存在于许多细微的差异之中。这对于对中华文化不熟悉的旅游者，往往很难领悟到旅游背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渊源。为使中外旅游者从本质上掌握和熟悉中国文化，发掘我国的旅游资源文化优势，弘扬中华旅游文化，我们在构思编写本书时，牢牢把握住这样几个轴心特点：一、以旅游为纲。即以旅游为主导，紧紧把握和捕捉中国文化诸领域、诸方面的旅游文化意蕴。二、注重内涵的深刻。即主要探讨中国文化诸领域、诸方面在结构上、本质上与旅游的内在联系，而不是那种似是而非、牵强附会的表面的泛泛空谈。三、历时性与共时性并重。即既考察中国文化与旅游互为因果的发展历程，又研究这种发展历程的各个侧面的旅游表征。四、点面兼顾。旅游与中国文化诸方面都有一定的联系。以本书涉及的内容而言，就有儒家、道家；历史、文学、哲学、艺术、宗教；道教、佛教；神话、传说；名胜、古迹；旅馆；方志；书籍等方面，但重点放在道家、儒家，历史与文学、艺术。五、各有侧重。《旅游与中国文化》探索的主题范围是在中国古代，即着眼于中国传统文化，但是它的理论视野与思维空间紧贴现实，反映于“今日中国”。六、普及与提高结合。学术是生命，但考虑到今日中国的现实，所以在重点提高的同时，或在内容上，或在叙述方法上，尽可能地与广大的旅游爱好者贴近。旅游热点妈祖女神，道教胜地三清山等旅游胜地、旅游景观的实例介绍，便是这种普及与提高结合的努力的一种尝

试。

《旅游与中国文化》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而又全面地从纯旅游的角度,以旅游为主导、为轴心探讨和研究中国文化的理论著作。它努力发掘和展示的是隐藏在中国文化背后的博大精深的旅游理论和旅游思想,而这种旅游理论、旅游思想的光辉,有许多是人们见所未见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旅游与中国文化》也是我国第一部筚路蓝缕地总结和研究中国传统旅游文化理论、旅游思想和旅游特征的旅游文化理论著作。

《旅游与中国文化》内容广博,视角独特,取材广泛,观点新颖,文字流畅,雅俗共赏,是广大旅游爱好者、大中院校师生、旅游从业人员的理想读物。各篇采撷新奇、奥妙、风趣,提供了一个趣味无穷的旅游理论天地,一个洞观旅游奥秘的神奇而崭新的窗口,一个刚刚拉开了帷幕的充满了激情的理性世界。相信读者读后一定能增加无穷的乐趣,增长大量的旅游文化知识。

目 录

写在卷首.....	vii
观乎人文以化天下	
——旅游与中国文化论纲.....	1
一、中国“旅游”“文化”探源	1
二、中国文化孕育了中国旅游	5
三、中国旅游启动着中国文化的创造	9
仁者的叮咛	
——儒家思想与中国旅游文化传统.....	16
一、儒家的近游思想	16
二、儒家的远游思想	17
三、儒家义利观对中国探险旅游的影响	18
四、尚古意识与中国旅游文化传统	19
五、儒家的“与民偕乐”观对中国旅游文化的影响	21
六、“兴灭继绝”与中国旅游文化重视史料保存的传统	23
道家情思	
——庄子与旅游.....	25
一、“逍遙游”与旅游的哲思	26
二、道与旅游之“道”	34
三、理论的光辉	47
表为功利的勃兴	
——先秦诸子与旅游.....	61
一、“观卦”和“旅卦”	61

二、“禹游海外各国”与“女娲兄妹结婚”	63
三、《诗经·溱洧》与旅游文学	65
四、“鹏程万里”与“上下求索”	66
五、“知者乐水”与“知鱼之乐”	69
历九州而观风，亦哲人之所娱	
——“游观”与秦汉旅游	76
旅游的自觉时代	85
一、投身自然的人生哲理	86
二、旅游审美观念的升华	87
三、富有特色的多种旅游样式	91
自然的典型化	
——古代园林与旅游	101
一、园林——人工建造的旅游环境	101
二、园中游——景象与导引	106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亭台楼阁与旅游	112
一、亭	113
二、台	116
三、楼	118
四、阁	120
五、亭台楼阁与旅游的关系	122
行方宝典	
——《山海经》中的旅游世界	125
一、《山海经》书名与旅游	126
二、《山海经》作者与旅游	128
三、《山海经》著作意图与旅游	130
四、《山海经》结构与旅游	131
五、《山海经》内容与旅游	132
六、《山海经》的旅游影响	135

愿借图经将人界，亦逢佳处便开看

——方志与旅游 138

一、方志蕴藏着丰富的旅游客体 138

二、方志是发展旅游事业的重要依据 142

三、方志既是高级导游书，又是游踪录 145

四、旅游推动方志事业发展 148

江山如此多娇

——游记与旅游 151

一、游记——旅游行踪的真实记录 151

二、游记——现代旅游的滋补品 153

人生的细诉

——旅游诗词与旅游 160

一、反映王室贵族旅游的诗词 160

二、反映文人雅士旅游的诗词 162

三、反映得志旅游的诗词 165

四、反映失意旅游的诗词 166

五、描写自然景观的诗词 168

六、描写人文景观的诗词 170

点睛之笔

——名胜楹联与旅游 171

一、自然景观楹联 172

二、人文景观楹联 174

三、园林景观楹联 176

四、宗教景观楹联 178

登高能赋，可为大夫

——汉赋与旅游文学 181

体有因革，山水方滋

——山水诗、山水文、山水画与旅游 191

问谁求取玄元理,多拜名山作法师	
——古代的山水画与旅游	203
一、“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203
二、“澄怀观道,卧以游之”	206
三、“多拜名山作法师”	208
古人的“到此一游”	
——碑刻与旅游	213
数辰竟一夕,邸店如云屯	
——宋代的旅馆与旅游	224
一、设邸有因	224
二、招徕有术	227
三、经营有道	229
心爱名山游,身随名山远	
——李白的漫游与漫游观	232
一、李白的游踪与李白的诗	232
二、李白的漫游观	237
瑶池阿母绮筵开,黄竹歌声动地哀	
——西王母神话与古代旅游	243
天下名山僧占多	
——佛教与六朝旅游资源	249
过客知有误,行人但乞灵	
——附会与旅游	257
一、因形似而附会	257
二、因音近而附会	258
三、因弘道而附会	259
四、因谋利而附会	260
五、因误解空间而附会	261
六、因误读古书而附会	262

七、因乡土情深而附会	262
八、因名篇而附会	264
九、关于附会现象的若干思考	265
巍然孤塔耸，千载壮长安	
——西安古迹与古代旅游.....	267
一、雁塔题名	267
二、雁塔晨钟	270
三、轩辕帝陵	272
四、骊山胜景	275
灵妃一女子，瓣香起湄州	
——妈祖文化与旅游.....	278
哲理化的自然景观	
——道教名山三清山与旅游.....	290
一、“道”的学问	291
二、虚谷的理想化	294
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	
——游戏与旅游.....	297
一、“闲人的游戏”	297
二、“尽日窗间赌选仙”	301
三、“别开博局姿清娱”	303
称道汧源，游鱼之乐	
——鱼与旅游.....	310
一、鲫鱼好旅行	310
二、观鱼亭槛俯临流	313
三、游钓以自娱	315
四、鱼乐榭与观鱼栏	318
晚风拂柳笛声残，一瓢浊酒尽余欢	
——中国古代的旅游风俗和旅游程式.....	320

附录：

- 中国旅游文化论著简明目录索引..... 332
编后絮语..... 336

观乎人文以化天下

——旅游与中国文化论纲

沈祖祥

一、中国“旅游”“文化”探源

旅游，顾名思义，包括旅行和游览两种行为。目前，世界旅游界公认的旅游定义，是瑞士学者汉泽克尔和克拉普夫提出的，由旅游科学专家国际联合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ientific Experts in Tourism）通过的所谓“艾斯特”（IASET）定义：“旅游是非定居者的旅行和暂时居留而引起的现象和关系的总和。”通行的说法是：个人或团体离开自己的居住地到他乡异国去从事吃、住、观、玩、购活动，以获得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满足。

旅游主要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但旅游作为由“理想、规范、意义、期待等构成的完整体系，既对实际行为按既定方向加以引导，又对明显违背理想规范的行为进行惩罚”（《文化人类学》，陕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09页），因此，在本质上“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胡适文存》第三十一集第一卷），“是一种文化现象，一个系统，是人类物质文化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的一个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是旅游者这一旅游主体借助旅游媒介等外部条件，通过对旅游客体的能动的活动，为实现自身某种需要而作的非定居的旅行的一个动态过程的复合体。”（沈祖祥《旅游史学科建设的若干构想》，社会

科学 1991 年第 7 期)由此可见,旅游属于文化范畴,是文化的一个内容。

这是旅游与文化的一般关系。旅游与中国文化,虽属特殊、个别,但总体上却不能不遵循特殊性寓于普遍性的规律。而且,就“旅游”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而言,旅游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尤较一般为密切。具体可以从中“旅游”与“文化”各自创生的历程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中得到例证。

“文化”一词在中国出现很早,《周礼正义》卷三云:“观乎人文以化天下”,这是“文化”一词见于中国典籍的开始。《周礼正义》卷三所谓“观乎人文以化天下”的“观”,实即《周易》中的“观光”之“观”。《周易·观卦》云:“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观国之光,尚宾也”、“下观而化”、“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周易·观卦》中的“观光”一词,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旅游,它是现代旅游的同义词。东邻日本因受中国文化影响较深,因此,日文中一直把汉语中的旅游、游览称为“观光”。如 19 世纪末侨美日人集体回国的组织就有“母国观光团”这个名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最大的旅游机构叫“日本国际观光局”;负责宣传的,中央有“国际观光协会”,地方有“地方观光协会”;他们出版的有关旅游书籍,也都以“观光”为名,如井上万藏编著的《观光学读本》等。中国“文化”的诞生历程,明显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旅游是孕育“文化”的媒体,是“文化”的一项内容;旅游创始了中国“文化”,中国“文化”诞生始初,就作为旅游的一个内容,与旅游结下了不解之缘。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博大精奥的中国文化造就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旅游”文化,“旅游”在中国自有其生成、发展的土壤和历史。但前段时期,旅游界却流行着一种相当普遍的观点,认为

“旅游”一词，是由英文 Tourism 一词翻译过来的，并且考证出 Tourism 一词最早出现在 1811 年出版的英文《牛津词典》中，进而断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的汉语词汇里并无“旅游”一词，汉语词汇中的“旅游”一词，最早只能出现在本世纪 60 年代的后期。（潘泰封《旅游经济导论》，第 9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言下之意，“旅游”并非是中国文化的产物，而是舶来品，与中国文化无关。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证之典籍，这实在是一种知外而不知中的“转蓬”之论。

“旅”“游”二字在中国出现很早。“旅”，本义为师旅。《说文》云：“旅，从攴，从从，从，俱也。”唐孔颖达《周易正义》释“旅”字云：“旅者，客寄之名，羁旅之称；失其本居，而寄他方，谓之为旅。”清代学者段玉裁作《说文解字注》说：“又凡言羁旅，义取乎庐；庐，寄也。”可见，中国古代的“旅”是一种有目的的功利性行为，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双重特征。《文字形义学概论》说，旅即旅行，“旅行犹侶行，谓结侶而走也”，形象地道出了旅的行为特征和意义。

游，从水，本是指同水上活动有关的行为。《说文解字》作古文“汙”，其义为“浮行水上”。段玉裁注“汙”说：“若今人能划水者也。列子曰：习于水勇于汙”；“游”又作“遊”，从足，指与陆上活动有关的行为。《说文解字》云：“游，旌旗之流也……逕，古文游。”段玉裁注曰：“又引伸为出游、嬉游。”《广雅释诂》云：“游，戏也。”“旌旗所垂之旒，随风飘荡而无所束缚，故引伸为游戏之游。”（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7 年版）林希逸认为：“游，自乐之意”；林云铭说：“胸次洒然。”（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外物》注）可见，“游”本义是指熟习水性的人在水中的自由活动，其本身就蕴含着顺应自然、适意而行的意味，具有无意志、非理智、超功利的旅游特征。

在“旅游”一词正式出现之前，中国古代的旅游活动常常是用独立的“游”字来概括和表现的。如《尚书·大禹谟》：“罔游于逸。”《尚书·皋陶谟》：“惟漫游是好。”《诗经》：“驾言出游，以写（泻）我忧。”《楚辞·远游》：“悲时俗之迫厄兮，愿轻举而远游。”《庄子·人间世》：“楚狂接舆游其门”；《天地》：“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秋水》：“（庄子）游于濠梁之上”、“游于雕陵之樊”；《知北游》：“知北游乎玄水之上”。《史记·太史公自序》：“二十而南游江淮”，等等。这些“游”都是指具体的旅游活动，无不体现着现代旅游那种自娱自乐的审美功能和行为心理特征。《孟子·尽心章句上》载孟子谓宋勾践曰：“子好游乎？吾语子游。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赵岐注云：“嚣嚣，自得无欲之貌。就己言则曰自得无欲，对物言则不为私”，真切地道出了古代“游”字的旅游意义和特征。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游”，就是指由旅游审美而达到的那种自由自在、逍遥无为的精神境界和由此而来的对待世界的审美态度，而这正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旅游的最基本的含义。

“旅游”一词，诞生在我国的南北朝。南朝梁诗人沈约写有《悲哉行》诗，诗云：“旅游媚年春，年春媚游人。徐光旦垂彩，和露晓凝津。时嚶起稚叶，蕙气动初蘋。一朝阻旧国，万里隔良辰。”这是迄今所知“旅游”一词见于中国典籍的开始，它比西方 Tourism 一词的出现实属要早 1300 多年。到了唐代，“旅游”一词开始被大量运用，韦应物《送姚孙还河中》诗就有：“上国旅游罢，故园生事微，风尘满路起，行人何处归。留思芳树饮，惜别暮春晖。几日投关郡，河山对掩扉”的诗句。张籍《岭表逢故人》也有：“过岭万余里，旅游经此稀。相逢去家远，共说几时归。海上见花发，瘴中鸣鸟飞。炎州望乡伴，自识北人衣”之句。白居易《宿桐庐馆同崔存度醉后作》也说：“江

海漂漂共旅游，一尊相劝散穷愁。夜深醒后愁还在，雨滴梧桐山馆秋”。这样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

综上“旅游”与“文化”的考察（即词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旅游”与中国“文化”密不可分。“旅游”（这里指现代旅游的同义词“观光”一词）与“文化”俱时俱生，共同植根于中国文化这一土壤；“旅游”是“文化”的手段和工具，是“文化”出现的前提；没有“文化”就没有“旅游”；同样，“文化”是“旅游”的结果和目的，或者说是一种具体的表现形式，没有“旅游”就没有“文化”。“旅游”与“文化”，并蒂连生，从它们诞生的那天起，就结下了密不可分的因果关系。“旅游”创生了“文化”，“文化”丰富了“旅游”，“旅游”与“文化”，都是中国文化的产物。

二、中国文化孕育了中国旅游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论述，他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旅游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正是它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

中国是世界古代文明的摇篮，中国古代的旅游首先在人类的文明时代发展起来。我国古代传说中的“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夸父”和“精卫”等，实际上都是人类文明最初阶段旅游活动的化身，是他们揭开了中国旅游史的朦胧篇章。

进入阶级社会后，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水陆交通的进一步开辟，邮传、馆舍的逐步建立，旅游开始进入披荆斩棘时期。夏太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楚辞·离骚》）；商纣王“益